

海上漁家



海上漁家

(第一部)

王安友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海上漁家

(第一部)

王安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 0307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7 1/2 字数 338,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定价(八) 1.8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写沿海漁民在党的领导下，組織生产合作社，从事漁业生产的长篇小说。目前出版的是整个小说的第一部。

本书描写了一个合作社的成长和初步发展的过程，描写了各个不同的人对合作化的不同的态度和他們的面貌。区委副書記尹相科，正确地掌握了党的政策，坚持了党的原則，和保守思想作了斗争，支持了漁业生产合作社，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区乡干部陈常荣、尹相兰为了群众的利益，奋不顾身地工作，坚决地和反动富裕漁民作了斗争；貧苦漁民尹得明、刘老三、尹相秋等，则坚决要求走合作化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把合作社办好了；而广大的漁民群众和一些中等漁戶，在实际事实的教育下，终于認清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紛紛要求入社；反动的富裕漁民張成仙、石大发，则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腕阴谋破坏，最后在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下，终于无計可施，或是得到可耻的下場。

書內最后写出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的漁民群众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擋的，而在党中央对合作化运动中的保守思想作了批判后，在广大的农村和漁村中，一个新的合作化的高潮已經到来了。

目 次

第 一 章	亲戚.....	1
第 二 章	娘家的侄女.....	13
第 三 章	石寡妇和她的女儿.....	25
第 四 章	李書記.....	38
第 五 章	过去的故事.....	54
第 六 章	海上的神話.....	72
第 七 章	初会.....	88
第 八 章	借船.....	100
第 九 章	暗害.....	116
第 十 章	第一次出海.....	129
第 十 一 章	两条心.....	141
第 十 二 章	风波.....	154
第 十 三 章	歧路.....	175
第 十 四 章	虾醬.....	194
第 十 五 章	新的阴谋.....	200
第 十 六 章	第二次出海.....	
第 十 七 章	徐順.....	
第 十 八 章	芳芳.....	
第 十 九 章	李書記三进.....	
第 二 十 章	石大.....	

第二十一章	在区里和在家里.....	296
第二十二章	添疑.....	309
第二十三章	网.....	322
第二十四章	动摇.....	337
第二十五章	退社.....	350
第二十六章	深洋遇險.....	365
第二十七章	岸上的人.....	382
第二十八章	荒野的生活.....	400
第二十九章	新计划.....	418
第三十章	五十元錢的欠債.....	432
第三十一章	阻拦.....	446
第三十二章	重会孤山.....	462
第三十三章	匿名信.....	477
第三十四章	决裂.....	493
第三十五章	結論.....	506
第三十六章	原形暴露.....	518
第三十七章	离婚.....	530
第三十八章	下場.....	541

第一章

亲戚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渔村的几户渔民家庭里。渔村的名字叫做“徐家湾”。

徐家湾是一个完全靠海洋捕鱼为生的渔村。庄子不太大，却也不算小，如果把支着锅的户都算上，到底也有三百多户人家，说它长吧，它又不长，说它圆吧，它又不圆，稀拉拉的座落在被一道江包围着的沙岭上，从远处一看，简直好象一个小海岛。从庄里出来向东，下去沙岭就是片漫无边际的大海；从庄里出来向西，过去江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海滩，这荒海滩经常是粘得好象刚出锅的黄糕，平得好象一面镜子，每逢涨潮，这里立刻就会变成了一片汪洋，潮水落下去以后，江里那水还仍然打到人的胸膛，所以不管从庄里到外边去，还是从外边到这庄里来，如果不从码头上转的话，每每都得用小舢板来往的渡，因为这，区乡干部们也来得少了。有时候来，住不上一天半日，打个转转就走了。结果，使得这个庄的工作大为减色，生产赶不上，互助组织流于形式，至于合作社，那根本连说也不用说了。

据说在从前的时候，徐家湾大部分人家是靠大船吃饭的，不想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大船被鬼子拉走的拉走，炸碎的炸碎了，虽也剩下几只，却养活不过全庄那么多的人口来，何况剩下的这几只船，还是分属少数几个富裕户的，这就更难怪它来挣吃挣

穿了。船員們失了業，只好各人想各人的路頭，手中有幾個錢的，就聯合幾戶排個小船，到附近那海里去張小網。那些無錢戶，也就只有拾螺摸蟹，靠下“小海”吃飯了。俗話說：沒有大網，難張大魚，沒有大船難出遠海。小家小業，小船小網，在旺季，好歹還能混個肚子滿，一到冬天，困難便來了；兩場寒霜下過以後，魚蝦一齊游進了深海，那里風冷浪高，想去去不了，只眼巴巴的干着急。海里不出魚，家里照样得要吃要穿，大家到沒有辦法可想的時候，又只得去求親告友，東借西討，借得一點點債來，就以它做本，辦點咸魚爛蝦去串鄉。弄好了顧個嘴，弄不好，連嘴都顧不上。年年這樣，冬冬如此。有些戶竟窮得過冬天穿不上件棉衣，兒子大了說不起媳婦。在那個時候，外庄里的人給徐家灣編了一首歌謠，說：

徐家灣

靠海邊

草難拾

水難担

海淺水清不存魚

每到冬來愁吃穿

貧的多

富的少

魚場不肥船又小

能去的地方魚頭稀

有魚的地方去不了

年年生產趕不上

窮得娘們穿不上袄

穷得娘們穿不上袄，这是指的解放前的事。自从一九四八年解放以后，漁民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过冬连件棉衣都穿不上的戶不見了。可惜由于沒有很快的組織起来，生产仍然落在外庄的后边，結果有一部分在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还不小。

这徐家灣有个老大爷叫尹得明，虽說性子暴躁些，思想方法固执些，对人的要求严格些，为人却很热情，很忠厚，別看他当发起火来的时候，連过刀山也不怕，可是有时候当着他善良起来的时候，他的心腸竟比一个老太太的心腸还軟。这尹得明从前曾經雇給板主子領了二十多年的大船，眼下說他已經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也沒給自己的儿女掙下半个船份。自从失业以后，日子越来越紧巴。这位老爹有两个孩子：大孩子是个姑娘，名叫相兰，二孩子是个儿子，名叫相秋。相秋性子急躁，做事冒失，在各方面象他爹；相兰为人善良，做事稳重，在各方面都象她娘。相秋在爹娘的面前是个小慣孩。別看他在外边处处显得是个大人，但一回到家，样样又显得象个小孩，說說也是二十一岁的大汉子了，可是还淘气，还撅嘴，有时候碰到不如意的事，还断不了的使小性子。尹大娘每逢到看見相秋淘气，不是生气就是着急，瞧瞧身边沒有外人，就悄悄儿用小声对他說：“怨不得我整天价巴結着給你說媳妇，只管說不成。你这个脾气不改，你打量誰家的姑娘喜嫁給你？”相秋說个“不嫁算了”，一面三蹦两跳的跑了出去。尹大娘不是低低的叹气，就是輕輕的搖頭，心里着急，却又想不出来好办法。相兰在爹娘的面前同样慣，可是却处处显得象是一个成年人。她比相秋大两岁，眼下早已經出嫁多年了。婆家是本庄的一戶姓石的，是解放后張黃花魚張发了財的一个富裕戶。眼下家中只有三口人吃飯，但大船上却有两个

半船份子，運人份帶船份，每年的收入一千萬元還出頭，雖說不是徐家灣里最富的，到底也是全庄數一數二的“尖”字戶了。一個窮人家的姑娘，竟攤着這麼一家有錢的婆家，庄里的人在私下議論起來的時候，誰不說相蘭這孩子從小兒就有福？可惜由於她和婆家的人在想法上不同，在做法上不同，福還沒享着，氣却慢慢兒把肚子填滿了。

相蘭的公公名叫石福，因和其他叔伯兄弟排行，外人都管他叫石老五。石老五也是一位比較出名的老大，雖然是一個守舊的人物，可是為人並不是怎麼壞。他現在已經六十歲了，還聲如銅鐘，力如猛虎，為人性子剛硬，思量升家發財的勁兒正生氣勃勃。老五四十五歲的那年，老伴突然病故了，半年以後，他又娶了本庄姓張的一位大閨女，這位大閨女本來就是一把不饒人的錐子，又加上那個石老五在一開頭過分的偏愛，百般的遷就，結果就慢慢兒把這個石老媽慣起來了；怪脾氣漸漸地有了，性子一年一年的暴了，後來，竟連石老五也差一點兒被她拿下馬來。眼下說石老五頂着名還是家長，實際上有許多事他當不下來老婆的家。石老媽現在也是四十五歲的人了，可是那脾氣兒照樣還象炕在炕上的一包炸葯，觸火就着。上來不高興了就拿臉色給別人看，發起脾氣來就指桑罵槐，搜雞打狗，有時候連石老五都怕她三分，這就更不用說在她手下的一个做媳婦的了。這樣相蘭出嫁的頭一年，不多不少為了一年的好媳婦，不想再往後，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石老媽不是嫌這就是嫌那，不是說長就是道短。開頭她當着別人告訴，說她攤着這麼個媳婦算倒了楣，出嫁沒從她娘家帶了多少東西來，反而斷不了地來討借。後來便嫌相蘭在外邊開會多，凡事都是偏向於她娘家。這不稱心，那不如意，結果把兩家親戚也鬧惱了。尹得明一年多沒踏進石老五的家里

来。如果换上另一个人,老实說,人家也早豁着和这婆子大鬧一場了,因为相兰一来怕鬧起来会被外人說閑話,二来处处还看在丈夫的面上,些須的为了一些小事情,不去和她生枝发芽,刨树找根。

相兰的丈夫名叫石大发,是石老五前妻留下的一个独生子,生得嬌,养得慣,从小儿就慣得不成孩子形。大发在小的时候曾經上过几年学,小学毕业以后,还跟着老爹下过几年的海,因为老五割舍不得讓他这宝贝儿子在船上吃苦,半路上又讓大发改了行。回头收拾了一副挑子,大发就自願自的去做生意,直做到徐家灣解放以后,这才歇了担子,参加了工作。一九四九年,大发在生产救灾工作中鬧了个模范,全庄的灾荒戶沒用上級救济,由大发領着头,做了半年的生意就解决了問題。这件事在当时轟动了全区,都說大发有本事,大发一下子紅了,区里又介紹他到其他庄里去介紹經驗,一面吸收他入了党。相兰就是在那个时候和大发結的婚。結婚的第二年,大发就被提拔出去当区干部了。真是一帆風順,直綫上升。所以相兰不管婆婆怎么吵鬧,她总是把一切都看在丈夫的面上,把希望寄托在丈夫的身上,好歹他是个区干部,反正总有一天,大发会知道他后娘的为人,会知道在这个家庭里誰是誰非;不用說,到那个时候,他自然会說他后娘的不是,会帮助她扭轉自己家庭的这种落后現象了。不想事与愿違,情况突然变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冬天,当区委副書記尹相科来徐家灣贯彻总路綫的时候,发现大发的家里还放着許多的高利貸,据反映,大部分与大发有关系。尹相科对这件事很恼火,当时除了把所有的高利貸一律改成低息借款外,回区后立刻要大发檢查这件事。据說大发在当时挨了一頓批評,連檢討了三次,別人还說不彻底。結果弄得个大发头昏脑

脹，心里向外竄火，兩三天連飯都吃不下去。從此，漸漸地得了一個腦痛病，這腦痛病在不生氣的時候和好人一樣，一旦生了氣，病便立刻發作，治療又治療不好，叫他去住院他又不去。區里看看沒了法，只得打發他暫時先回到家里休養。

大發回到家，他后娘一見他的面就放聲哭起來了。說日子沒法過了，她打算找個地方去尋死。去尋死，這顯然是氣話，有意的在大發的身上點火。大發本來就有一肚子不滿，經他后娘這麼一哭，心里便立刻亂騰起來了。長聲短嘆，一句話不說。他后娘見大發那般沉悶光景，忙背着相蘭，偷偷兒把在貫徹總路線時發生的事都告訴了他，大發不聽便罷，一聽當時的情況，立刻冷了大半截，腦痛病犯了，心里一個勁兒不透氣。晚上喝醉了酒，當着村幹部發牢騷，說要賣了船去逃荒。事後一直鬧騰了兩三天，來看熱鬧的孩子們擠破了門。相蘭怎么勸也勸不好，外人都懷疑大發得了精神病。消息傳到區，區委書記也慌了，一個星期來看了三次，整整勸說了三個頭晌，大發經書記這三勸雖然好了許多，可是原先那種積極勁兒却漸漸地松了，臉色漸漸地黃了，額上的皺紋漸漸地多了，脾氣也漸漸地怪了，有時候不吃飯，老躺在床上升不起來，有時候有說有笑，還到庄里去幫助工作，情緒忽冷忽熱，叫人橫着豎着沒處捉摸。

石大發在區里到底受了什麼批評？大發回來沒說，區里的幹部沒對外人講，相蘭壓根兒不知道。大發回到家，石老媽到底對兒子說了些什麼壞話？大發沒講，他后娘沒露，相蘭還是不知道，相蘭這人很天真，很實在，從來不對人使小心眼。看看大發那臉色又瘦又黃，常說牢騷話，只當他真的神經失常，心里又害怕又着急。相蘭最擔心大發的腦痛病，她怕他會越發展越厲害，整天提心吊膽，一見大發生氣就慌了手脚，因為這，連石老媽

数說她也一发忍着了，可是一年过去了，大发的病仍然不見好。俗話說：真病好治，心病难医。他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只怕要看他自己了。

本来石老媽就嫌相兰在外边开会多，整天价明着暗着数說不完，因相兰是新黨員，又是在貫徹总路綫的时候新涌現出来的积极分子，随后便当选了村干部，从此不但是开会多了，而且許多群众有了困难就来找她，特别是那些沒得吃的戶来找她，更叫人没办法。沒得吃是一个大事，拿不出东西来解决不了問題，全庄又不只一家两家困难戶，一个妇道人家，到底向哪里去給他們討去，煞下想想，真叫人愁得慌。尹得明看到女儿实在为难，只好組織了两只小船，領着十来戶漁民出海釣魚去了，不知能不能釣着魚，大家在心里好歹有了指望，哪怕一天能釣十斤八斤也好，回来卖了买点粮食添补添补，到底比呆在家里閑着好。不想他們一出去就是两三天，家里竟沒有見他們一点儿影。冬天的海风冷浪高，男人們出海两三天不回来，家里的人誰不捏着两把冷汗，相兰在天剛明的时候，自己就跑到沙岭上去望了半天，因仍不見出海的回来，吃过中午飯她又到碼头上去了。

天好冷，那藍澄澄的海面上滾起来片片白色的浪花，相兰在一些高地方望了好大一会儿，竟沒見海面上有任何一个黑点点，相兰两三次沒望見漁船回来，心里只管一个劲儿跳，最后輕輕地吁了口气，只得又順着原路走了回来。这当儿太阳已經偏向西去了，石老五的大門关得很紧，相兰在門上連拍了两三把，老半天沒听到里边有一点儿动静。

尹相兰正站在門外等着家里給她開門，忽然听到在身后有人叫了声“姐姐”。相兰回头一看，只見是尹相秋飞也似的朝着她跑来。尹相秋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剛剛来到相兰的跟前，就

孩子气的一咕嘟嘴說：“你到哪里去了？竟讓我找了个滿庄都没找着你？”相兰見相秋臉那么紅，气那么粗，心里一陣緊張起来，忙轉过身，迎着相秋向前走了几步，接着問：“什么，你快說，又出了什么事嗎？”相秋小心地向街两头打量了一下，小声說：“快着吧，西屋里咱成山哥又断頓了。小孩餓得直哭，咱成山嫂子也背着人擦眼泪，看看怪可怜的，我就背着咱家里的老人，想由咱頂着名，再到你家里借几个。”

相兰一听相秋原来是为了借錢，心里倒覺得松快了许多，不过一想娘家門上断頓无粮，心里仍然象悬着一块石头，上不上下不下的，說不出来是个什么味儿。說：“咱家里呢？这几天来是不是还有东西吃？”相秋說：“橫豎还有在集上买的那四十斤秫秫，我看暂时也不愁吃的。姐姐你說……”

相兰望了望身后的大門，說：“今天你大爷不在家，你只管去对你大娘說就行了，这到底还有什么好难为的！”相秋皺皺眉头，說：“上秋咱爹有病，咱借了五十万元錢还没还，今回再借，怎么好意思張口說？好姐姐，还是托你的面子吧，好歹的借出几万来先买点粮食吃着，我告訴成山哥快着还。”

尹相兰对于借錢也感愧头，无奈弟弟在旁边催着，她也沒有別的办法。难为了半天，只好点点头答应下来。剛說：“好，那咱去說說看看吧。”那大門就突然呼嚕一声开了。随后，便从里面出現了一張面黃如蜡的婆娘臉，中等身个，上寬下尖的三角臉膛，头发烏黑，小髻滾圓，你一看就知道她是一个不简单的家伙。她一开門看到尹相兰站在門外，那張臉就接着变了。眼望着相兰沉默了半刻，突然說：“哦！我的好媳妇，你还有家嗎？”

相兰一听婆婆的話，心里好生不舒服，火火不得，不火叫人忍不住，因怕鬧起来大发会生气，只皺了皺眉头，算了。她迎着

婆婆向前走了几步。刚叫了声“娘”，那石老媽竟朝着她翻了一白眼，拉开声嗓，婆娘声婆娘气的說：“不用叫娘，快再开你的会去吧，我娶了个专管开会的儿媳妇，俺支使不起这大干部。”

石老媽頂着門发了一頓牢騷，接着一轉身便扭呀扭地走了回去。尹相兰还呆在外边，那張臉早已經变成紅的了，尹相秋站在姐姐的后边，也給石老媽一排話說得下不来台。在这种場合下，相兰忍着还可以，换上个尹相秋，他可不吃了这一口。于是立刻从后边翻了那婆娘一白眼，二話沒說，就向回走去。幸亏着相兰发觉得早，因見弟弟在半天地里开了倒車，馬上追上去拉住了相秋的手，压住自己心中的不平，埋怨相秋說：“你瞧瞧你这个小性子。你不是跑来借錢嗎？”相秋不言語，只顧挂着臉生悶气，后經相兰好說歹說，左劝了右劝，相秋才略略落了一下火，勉强的跟着相兰，犹疑不决的进了大門。

• 尹相兰和尹相秋走进厨房，石老媽已經盘着腿坐在炕上了，斜眼瞟了相秋一下，冷冰冰地說：“俺侄来了，快坐坐吧。”相秋不得不答，苦笑着說：“不用坐，大娘忙嗎？”石老媽說：“俗語說：人得逼，馬得騎。不是逼着嗎。自己不忙，別依靠誰？”相秋明知道这个女人的話里有話，因为急着給成山借錢，當場也沒接着說什么，他性急的看看相兰的臉色，一面在心里說：“姐姐你还說嗎？到了时候啦！”

尹相兰也是难开口，只顧望着石老媽那張不高兴的臉色打量。再回头看看相秋，也在心里埋怨他：“滿看你說說就行了，不想你偏偏儿要我作这份难，平日里她看見我就翻白眼，就是我說，誰知我的話好使不好使？”这样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用眼色互推了一陣子，最后，还是相兰硬起头来先开了头；她向炕前湊了湊，滿臉帶笑地說：“娘，俺家里眼下又困难了。家里来

讓我問問你，想臨時再從咱家里借幾個錢。”

石老媽一聽借錢，臉上漸漸地出現了一層不耐煩的氣色。她沒馬上說話，忙一伸手從炕上摸起她的長杆煙袋來，照着炕邊猛磕了几下，冷冷地說：“我又不開銀行錢莊，怎麼又到这里來借錢？”

相蘭說：“家里眼看着要斷頓了。……”

石老媽冷笑說：“現如今的世道，各人有各人的份兒，屬雞的，一天刨了一天吃。我眼下也是蛤蟆皮包不過象腿來，就是斷了頓我到底還有什麼法？”

相秋說：“大娘你放心，今回借了咱一定趕緊還。”

石老媽也不看相秋，也不看相蘭，手架着煙袋，滿口帶刺地說：“論說，倒是也說不到個還上。只是自己過着個日子，老這麼來借可不是辦法吧？”尹相秋一楞，說：“大娘，你說這些話是個什麼意思？”石老媽突然一扔煙袋，說：“還什麼意思？你自己過着個日子，能單靠個親戚養活着嗎？……”

尹相秋一聽石老媽最後這句話，不由得大吃了一驚，心如針扎的一般，那張臉登時變了。尹相蘭見相秋要發作，趕快湊到相秋的跟前。又做手勢，又朝着相秋使眼色。無奈這一切都沒引起來相秋的注意。小家伙眼下火頭已經冒到頭頂，哪里顧得姐姐做媳婦的那般心理。於是氣沖沖地向炕跟前一湊，接着說：“大娘，你臭什麼？難道俺靠你養活着嗎？你真是說話殺人。”話一落，就霍地一聲衝出屋門，急呼呼地朝大門走去了。

尹相蘭當場吃了一驚，心里一陣慌了，她迎着屋門連叫了兩聲“相秋”，可是相秋連理也不理，只說句話的工夫，便氣沖沖地出了大門。尹相蘭又是生氣，又是着急，眼望着相秋呆了半刻，也抬腿跑出屋門，跟在后邊向前追去。

尹相兰一口气跑到街上来，见相秋正连头也不回的向前走，相兰生怕把事闹大了，就紧三步跑上去拉住了他。气得使劲撈相秋扯了一把，吵他說：“不就是一句話嗎，你干嘛要生这么大的气？”

尹相秋給石老媽气得差一点儿要哭，滿口的粗气喘个不停，回头朝石老五那大門翻了一白眼，躁脚說：“死熊样。別把这些人看扁了。俺用不着你刮风行船，沒有你这家熊亲戚也一样活。……”

“相秋，你？……”相兰害怕婆家的人听见，急得恨不能用手捂住相秋的嘴：“听见沒有？为什么老愿意高声怪气的在这里吵？”

尹相秋使劲把自己的手掙出来，說：“高声怪气的又怎么样，我比这熊女人小三輩嗎？……”

“相秋！……”

“怎么啦？……”

“？……”

尹相兰剛要說什么快又留回去。回头朝着大門打量了一眼，忙把相秋推到墙根来，小声劝他說：“快不要火吧，好歹的她还是个老人！……”尹相秋一楞，說：“这么說，原来是她对，我錯了，是不是？”相兰明知石老媽不好，因为害怕把事情鬧大，只得忍着气，对相秋解釋說：“錯不錯的她究竟是你的个大娘，就是有些話說得不对，我看为下輩的讓着一点儿也可以。”相兰这話剛完，竟使相秋大吃一惊，眼下連自己的姐姐也怀疑起来了。他仿佛是从来沒見相兰似的，用惊奇的眼色在相兰的身上直打量了半天，突然說：“是呀！我明白了，原来你护着你婆婆。……”

“相秋，你还給我順着嘴混話，要活嗎？”